

Y-387

文 史 資 料

第 四 輯

政协吉林省白城市文史资料
研究委员会编印

目 录

解放战争初期为在白城一带建立民主政权而开展的 武装斗争·····夏尚志(1)	
难忘的岁月·····白城发电厂厂志办(19)	
高忍堂传略·····市政协文史办(28)	
昔日白城子回族人民的生活、婚娶丧葬和伊斯兰教 活动·····陈延龄等口述(39)	
往日白城子见闻····· <u>张锡镇</u> 姜凤岐(59)	
札萨克图旗郡王部分领地“私垦”、“移民实边”及 设府置县概述·····张铁强(69)	
白城市历史沿革简述·····市档案馆(79)	
政协白城市第七届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名单·····(84)	
补 白	
“文史”和“史料”·····(27)	
古代年龄称谓·····(38)	
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传播·····(58)	

解放战争初期为在白城一带 建立民主政权而开展的武装斗争

夏 尚 志

1945年8月8日，苏联对日宣战，百万红军进入东北，与东北人民抗日武装一起，以摧枯拉朽之势，给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地打击。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。至此，中国人民历经八年的艰苦抗战，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。

然而，一场新的斗争又开始了。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，悍然撕毁了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所达成的协定，他们不仅调兵遣将进军东北，而且还派遣大批特务，渗入东北各地，纠集土豪劣绅、胡匪以及日伪残余势力，组织维持会、光复军，拼凑反动政权，妄图独占东北。对此，我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，提出了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”的战略方针，调集十万大军，二万多干部，火速出关，进军东北，与国民党及其反动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白城一带的革命政权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。

当时，我受党的委托，于1945年10月来到这里，

亲自经历了这场斗争。为了纪念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，永远缅怀他们的功绩；为了使我们的后代了解党的历史，知道江山来之不易，我想，回忆一下这段革命斗争史，还是有意义的。

接 受 任 务

1937年，我任中共海伦中心县委书记时，东北地区日伪反动势力很猖獗，他们对我党的地下活动进行残酷镇压，县委和上级党组织曾先后遭到了破坏，我也相继被捕。因没取得什么证据，1943年1月，我被齐齐哈尔伪警察处从拘留所假释回家。由于我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，便自行在群众中秘密开展工作。1945年8月，苏联红军进入东北，形势发生了陡然变化，我的家乡——大赉县五棵树一（现镇赉县五棵树乡）的伪警察所摇摇欲坠，伪职人员一片混乱。我想趁这个机会，组织几个人去夺伪警察的枪，好建立党的地方武装，打击日伪残余势力，但未成。接着我去大赉县城，与苏联红军联系，也未成。这时，跟我一起参加秘密活动的几个人说：“你赶紧到南边去找党”。于是，我乘车去了沈阳。

在沈阳经过几番周折，终于找到了党，先找到的是中共冀热辽区党委，在那里和区党委书记李运昌同志、组织部长韩光同志谈了我和党失掉联系后的一些情况。后经他们介绍，我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（当时东北局设在沈阳原张学良公馆），见到了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和副书记陈云同志。彭真同志握着我的手说：“这些年在东北吃苦了，由现在起恢复你的党籍。”接着，彭真同志指着一旁的程子华同志对我

说：“你的工作，我们已研究过，具体任务由程子华同志告诉你。你们去谈吧。”就这样，程子华同志给我和李海涛、张昭三个人开了会。他说：“你们带一个支队，去接收辽河以北一带，要以白城子、大赉为中心，向周围扩展。一定要抢时间，多接收，关键是快。谁快，谁就主动，谁就占优势。”他还指示说：“你们要一边接收，一边扩军，一边建立起民主政权。”之后，任命李海涛同志为支队长、司令员兼政委，任命我为专员，张昭为副专员。并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叫我去找冀热辽行署主任朱其文同志。我在朱其文同志那里领到了“任命夏尚志同志为北满地区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”的委任状^①。第二天，我们就带领队伍向北进发了。这时是1945年10月中旬。

进驻白城子

我们这个支队当时只有两个团。一团长是王化一，二团长是刘可天。这两个团有一千人左右，都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八路军战士。他们不怕吃苦，昼夜行军。当部队路过郑家屯时，当地群众非要我们住下不可，并要求我们从那里接收。我们考虑到郑家屯是个交通要道，兵家必争之地，决定李海涛同志带队伍的大部留在那里。我同从延安老革命根据地派来的五十多名干部并带领一个连的兵力，继续北上。

我们坐火车到白城子车站时，发现站台上有一些人前来迎接。其中有个人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朱尚达，是卡县的公安局长。”他悄悄地告诉我们：“欢迎你们的人，都是些地方士绅和县国民党部的成员。只有我是共产党员。我曾到苏联受过训，回国后和党失去了联系。”他又说，“苏联红军

来自城子后，我和他们取得了联系，并任命我为县公安局长，手下还收编了伪警及其各类人员二百多人，组成一个公安队。”我见他说话比较诚实，表示相信。

我们下车后，按计划要先去大赉城。可是，我们从中午一直等到半夜，也没有人派火车送我们。于是，我就派人找护路的苏联红军联系，因为白城子铁路和车站均由苏联红军控制着。到那里，他们却推脱说“没有车”，并让我们步行去索格营子（现洮南市镇西镇）。我估计去那里可能有问题，就设法和朱尚达取得联系。经过交谈，才知道白城子这个地方很复杂。

原来，日本鬼子败退后，白城市街内的各种人物便纷纷出来，粉墨登场。一部分日伪残余和反动士绅互相勾结，成立了所谓“治安维持会”，后虽经苏军改名为“政务委员会”，但本质未变。国民党分子更为嚣张，在街内公开挂出“白城县国民党部”的牌子。他们办报纸，发表《告人民书》，进行反动宣传。当时，因为有国共两党的《双十协定》，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装出与我们合作的样子，作个姿态，到车站去欢迎我们。而他们在暗地里却干着破坏我们的活动。我们坐不上火车，和这些人造谣有直接关系。他们挑拨我们和护路苏联红军的关系，说我们是假八路。更阴险的是，想借刀杀人，让红军把我们骗到索格营子的土匪窝里，好消灭我们。面对这种情形，我决定改变去大赉接收的计划，先把白城子拿下来。

当时驻白城子的苏联红军部队有三个司令：一是铁道司令，二是城防司令，另一个是宪兵司令，他们左右着这里的

形势，接收白城子必须借助他们的力量。因此，我就请朱尚达出面与红军联系，经过一番交谈，宪兵司令相信了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。经他介绍，我们又认识了苏军城防司令。当我说明情况后，这位城防司令挺果断，他说，“好！我帮你忙，可以接收白城子。”并当场告诉朱尚达说：“你是公安局长，以后你就归他（指我）管，公安队也交给他改编。”就这样，我们在白城子站住了脚。

县国民党部内的顽固分子看我们站住了脚，但贼心不死，又搞起了新的阴谋。一天，县党部派来一个人，请我们去参加他们召开的“欢迎茶话会”。显然，欢迎是假，试探我军虚实、制造事端是真。他请，我们还不能推脱，因为这是一场面对面的斗争，不能错过这次扩大宣传和辟谣的机会。所以，我便和王国华副营长带一排老战士，如期赴会。

会间，我讲了共产党、八路军如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，而国民党、中央军却对日寇的侵略抱着不抵抗主义，专把枪口对准八路军。现在日寇投降了，国共两党应该携起手来，共建家国，切不能再打内战了。王国华同志也即席演讲，以他参战的亲身经历，讲了许多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生动事例。他们听完我们的话，有的人点头称是，有的却持着怀疑的态度说：“你们是关里来的老八路，一定会唱八路军的歌啦！”我看出这个人的意思，他是想试探一下我们是不是真八路，我示意王国华同志唱几支歌给他们听。王国华同志便站起来，指挥着一排人唱了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和几支抗日歌曲，没曾想，这歌声却起到了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。那个居心叵测的家伙也消失了开始时他那趾高气

扬的神态，脸上立刻现出了他那难以掩饰的窘状。接着他们便支支吾吾塞几句，这个欢迎会就草草地收场了。

经过这次桌面上的交锋，暴露了县国民党部顽固分子色厉内荏的本质。为了防止他们再进行新的破坏活动，我们决定先收拾这帮家伙。于是，我们抓住县国民党部办的《雄狮报》进行反共宣传的把柄，以“破坏国共合作”的罪名，将国民党部书记长高洁等七人逮捕，并摘掉了县国民党部的牌子，公开宣布停止他们的活动。接着，我们又趁热打铁，把收拾县国民党部一事公布于众，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，同时开展了扩军活动。

首先，我们改编了朱尚达领导的公安队，约二百余人。接着，我们在外面立一面旗帜，公开进行扩军。当时，城内很热闹，人人欢天喜地，一些受过压迫、剥削的穷人寒子弟，一听说扩军，就蜂拥而至，当天就有二百多人报了名。这可以看出，共产党是他们的大救星。为了搞好扩军工作，我派人去银行取款。因为我是政府委任的专员，有权从银行提款。提出款之后，买布，突击赶制军服，发给新兵。新兵入伍的第二天，就组织他们列队，进行操练，在群众中造成很大声势。这样，报名参军的人数越来越多，不到三天时间，就扩兵六百多人。几天后，我们的队伍，就扩充近千。接收白城子不久，我们就向大赉城进军了。

接收大赉、安广

10月末，我们从白城子坐火车到大赉县城（现大安县大赉镇）。一下车，见站台上有些人象是迎接我们的样子。经对话，才知道是县维持会的一帮人，其中还有伪满县长、

伪警务科长等人。我应酬几句，准备进城，却被他们拦住。有个人当我们的面讲什么，“这地方归中央军接管，我们已成立了维持会，你们八路军不能在这站下。”他这派胡言，分明是国民党反动分子的腔调，我听了非常气愤。我大声对他们讲：“共产党、八路军坚持抗战八年，流血牺牲，国民党、中央军一贯采取不抵抗的政策，见了鬼子怕得要死，不打鬼子，专打八路军，把东三省都丢了。现在鬼子投降了，你们要替国民党摘桃子，那办不到！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北满专员，这一带全由我接收！”于是，我命令队伍跑步进城。我们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，每人一支长枪，一支短枪，威武雄壮，听到命令，马上排队向街里跑去。维持会的一伙人见势头不妙，又无力拦阻，就换了一副嘴脸，表示“欢迎”我们，并跟随到街里，要给安排吃饭、住宿。

这次我们在大赉城办了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是宣布解散大赉县地方维持会。维持会的主要人物是些伪满官吏、反动士绅，这些人欺软怕硬，一见我们的阵势，自然是唯命是从。第二件事，是扩军。办法和在白城子一样，立一面旗，上面写着“扩充八路军”，旁边放张桌子，派三名战士，一边宣传，一边登记。当天就有二百人参加。第三件事，是建立民主政权。先成立大赉县政府民主筹备委员会，物色人选。经过几天的工作，正式成立县政府。郑平（我带去的地方干部）任大赉县政委，沈家荣（当地人）任县长。

在大赉驻防的一天深夜，从安广（现大安安广镇）跑来一个人见我。他说：“安广国民党占了，头子是孙大队长，有三百多人。你们要去打他们，我给你们带路。”经过

仔细盘问，判定他不是谎报军情来欺骗我们。但我们的队伍战斗能力差，新扩充的兵员没有经过训练。这次我带来的老兵又少，以五十人战胜三百人实在没有把握，于是我就通过临时在街内找的翻译，向驻地苏联红军讲了我们的意图。红军知道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，要打土匪去，就爽快地答应支持我们，并派出几名战士同我们一起，由向导带路，摸黑奔向安广。大约后半夜二点就到达了。队伍随着向导直插孙大队长的指挥部，正巧他们没有站岗，几个红军战士率先冲进屋里。我们大喊：“不许动！”这帮家伙从梦中醒来，一看是端着转盘枪的苏联红军，都吓得缩作一团。有个不要命的家伙刚想反抗，就被苏军战上一枪打死在炕上，其余的也就乖乖地投降了。我们捣毁了他们的指挥部，其余的匪徒也未敢反抗，共缴获了三百多支枪。

对俘虏经过审问得知，这三百多人自称“保安大队”，他们抢占安广是有来头的。日寇投降之后，这个县的敌伪残余就联合在一起，组织个维持会，妄图占领这块地盘，迎接国民党的到来，为此，他们去长春，接来几个国民党分子，挂起了安广县国民党部的牌子，接着纠集地主、土匪武装三百多人，成立了所谓“保安大队”。我们弄清了这个问题，首先解散了维持会，接着撤销国民党部，并将县党部书记长、伪县长扣起来，把这股反动势力压了下去。

几天后，我们在安广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，讲清共产党来此地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，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，并当场把从孙大队长等人那里收缴来的粮食、浮财分给了群众。会后，群众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，我们收

下一百多人，扩充了队伍，编成个连。这时，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干部刘玉堂同志，从苏北新四军派来的干部王超、刘希平同志都相继来到了这里。根据上级的指示，刘玉堂同志任人民自治军安广县独立团团长兼政委，王超同志任县委书记，刘希平同志任副县长。我把这两个连（包括接收大赉前路过舍力收编当地自卫团改编的一个连）的兵力留在安广。这时是1945年11月。

接收前郭、扶余两县

在安广审讯县党部成员时，他们供出在前郭、扶余县有为数更多的国民党分子在活动。为了抢时间，接收这两个地方，我从安广立即回到大赉，将队伍稍加休整，就坐火车赶奔前郭。

我们来到前郭车站，感到这里的气氛不对头。这里没有群众来迎接我们，一色是苏联红军战士，而且态度冷淡，很不友好。我们下车后，马上被苏军领到一个大院子里，二话没说，就要下我们的枪。为避免发生冲突，争取苏联红军的支持，好孤立国民党的顽固势力，我们只得暂且让步，先把枪交出去。然后，我就通过翻译和苏军说明我们的来意。可是，我带的翻译俄国话说得不好，意思没有说透，苏军还是不相信我们。当然，这里也有国民党分子挑拨离间的问题。

在吃晚饭时，我发现苏军的一个翻译是当地的中国人，他俄语说得很流利。于是，我就设法打听他的住处，并知道他家里很穷。第二天，我带领两个警卫员，来到他家。经过唠家常，我知道他姓郑，老家在山东，前些年来东铁做工，

在铁路上学会了俄语。后来，他在当地给人家做工、种菜园子。苏联红军进前郭后，因为他会俄语，才当了翻译。我见他出身穷苦，是个守本分的人，就拿出四百元“大红票”（苏联红军进东北后出的一种纸钞）送给他。我和他讲：

“共产党是专为穷人办事的。现在日本鬼子被打跑了，穷人得解放了，你也应当过个好日子了。你拿这钱，给老婆、孩子换换衣服吧”。郑翻译接过钱，感动得流了泪，他说：

“我真感谢你们共产党，今后如有用到我的地方，一定尽力。”这样，我就把东北局派我来这一带接收，并要在这里建立民主政权的意图讲给他听，让他照实讲给苏军。

第二天，郑翻译跑来告诉我说：“苏联红军要把枪支还给你们。”我分析这情况的变化，很可能有他们上边的意见。我向郑翻译说：“他们相信我们是真八路就行。至于枪，怎么能说缴枪就缴枪，想还枪就还枪？苏联红军缴八路的枪，这件事让敌人看了笑话。”郑翻译听到这里，点点头就走了。时间不长，苏军派人把我找去，一个指挥官再三向我道歉。他讲的情况，完全证实了我的判断。我就向他说：“你们对此不要太介意，这是个误会。缴了枪不要紧，还给我们就行啦。可是，这个误会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太大了。我是北满专员，要接收的地方很多。你们缴了我的枪，说我是假八路，这个消息已经传得很远了，我下一步还怎么开展工作呀？”这位苏联军官说，“这不要紧，名誉我们给你恢复。”我说“名誉不是几句话就能恢复得了的。枪，我先不要，我回去！”就这样，几句话就结束了我们的交谈。

一天以后，有个红军装束的中国人来找我。他向我说，

“我是陈云同志派来的，陈云同志说你是八路军。”接着问我，“为什么不要枪？”我说：“这不是几支枪的问题，我想通过这件事和上级组织取得联系，目的是要借这个机会，取得苏军对我们的全面支持，完成对前郭、扶余两县的接收任务。”这位同志进一步问我：“你有什么打算和要求？”我向他讲了前、扶两县的情况，国民党在这里的势力很大，组织了保安大队，并得到了苏军的支持，枪也是由苏军发给的。因此接收这两个县，必要苏军公开地把国民党的武装解除掉，把那些枪缴回来，交给我们。另外，苏军解放前郭县时，缴获日本关东军一个师团的武器装备，也应全数交给我们。这位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。经他和苏军指挥官交涉，苏军一口答应了这些条件。

就这样，前郭、扶余两县国民党分子组织的保安大队被苏联红军解除了武装，把缴回的七百多支枪，全数交给了我们。还有苏军缴获日本师团的三千五百余支马枪，二十多门三八野炮，二十多门山炮，还有无数轻重机枪和大批弹药，也全数交给了我们。

前郭、扶余两县接收不久，中共嫩江省委书记刘锡五同志派程世清同志来到这里。程世清同志就任扶余县政委，并兼管前郭县。

成立嫩江第一纵队

我们将前郭、扶余两县接收后，在前郭又扩军一千多人，组建了一个团，用苏军交给我们的武器装备起来。

程世清同志接管以后，我就带着一部分队伍赶回大赉。用马车拉着大炮、武器，战士们扛着轻重机枪，喊着口号，

队伍浩浩荡荡，威武雄壮。每过一个村屯，老百姓都出来欢迎。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，进行政治宣传，发动群众，扩充兵员。这样，一路上又有许多青年小伙子前来报名参军。我们回到大赉时，这里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，仅扩军一项，就达到一千五百多人。到安广时，那里正在训练新兵，教练场上足有千人，真是军威大振哪！

我从安广返回白城子时，李海涛同志正陪着嫩江省委书记刘锡五同志在这里视察工作，一同前来的还有省长于毅夫，秘书长王光伟，齐齐哈尔市长朱新扬。刘锡五同志随即在这里召开了会议，会上宣布我为白城子军分区司令兼政委。会议决定以现有的队伍为基础，要进一步扩军，准备组建嫩江第一纵队，（也称第七纵队）②。会后，我们又接收了镇东、洮南、开通、瞻榆等地。同时进行了扩军，使部队发展壮大到七千余人。

由于队伍扩大，条件具备，于11月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嫩江第一纵队。纵队下设三个支队，九个团，另有一个骑兵团，一个警卫营，一个炮兵连。程世清同志为第一支队长兼政委，领导三个团，驻前郭、扶余、大赉三县。刘玉堂同志为第二支队长兼政委，领导三个团，驻洮安（白城子）、镇东、安广三县。朱继先、于英川分别为第三支队长和政委，领导三个团，驻洮南、开通、瞻榆三县。由于扩军建政工作的深入，使白城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也有了新的发展。

与敌人明争暗斗

由于我们在白城了一带的武装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，敌

人根本不能和我们对峙，于是，他们就改变手法，暗中进行破坏活动。

“明枪好躲，暗箭难防”。我们在白城子驻防时，敌人就暗中设下一个圈套。以赉北县（现镇赉县的一部分）大地主隋子升为首，勾结五棵樹伪村长田子衡和坦途维持会长刘勤等人，妄图把我们骗到坦途（原镇东县的一个小镇），加以消灭。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：1945年11月，我的大赉两位同乡于保总、张作礼来白城子军分区见我，说坦途有支七百余人的地主武装，要投靠八路军，请我去收编。由于是同乡，就信以为真。我带一个连的兵力，又配上两门野炮，由于保总、张作礼带路，沿铁路线徒步去坦途。过了镇东，队伍停在离坦途不远的一个蒙古屯吃饭。这时，带路的两个人不声而别了，到处找他们也找不见。我估计可能要出事，就赶紧把队伍集合起来，以急行军奔向坦途。

“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”。没等坦途的敌人准备好，我们就冲进了街内，占据了一个高墙大院，并加强了警戒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半夜三点多钟，敌人就发起了进攻，由于我们早有准备，敌人没有攻进院子，战斗相持了两个多小时。天刚放亮，可以隐约地看见敌人集结的地方了，这回可以发挥大炮的威力了。于是，我命令炮兵放了一炮。打这一炮不要紧，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，仓皇逃走。我们就乘胜追击，杀得这伙匪徒溃不成军。

敌人一计未成，又生一计。天亮后，坦途维持会派来一个人，假惺惺地请我们去吃饭，我感到事情蹊跷。这时，有个同乡偷偷地告诉我：“昨天夜里打你们的土匪，就是坦途

维持会长刘勤和隋子升勾结起来干的，今天要想在吃饭的时候暗算你。”我想将计就计，到时候揭露他们的阴谋，好撕下他们伪装的画皮。为了有把握，我除带五十多名战士外，并请驻坦途的两名苏联红军战士同我们一同去“赴宴”。

席间，维持会长刘勤突然从外面跑进来叫喊：“泰来（是与坦途邻近的一个县）的光复军到北岗子了！”他说完就溜了。陪我吃饭的几个家伙都动手在掏枪，我发现这是他们要动手的暗号。于是，我一拍桌子站起来，并指着这几个人说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想搞‘鸿门宴’吗！”没等这几个家伙动手，两名红军战士早已端起轮盘枪，对准他们大喊：“不许动！谁敢动，就突突死你们！”这几个家伙一看形势对他们不利，不得已都把手放下。我看在场的几个人都不是当地维持会的头头，没有必要和他们多纠缠。在苏联红军和战士们的护卫下，我回到了住处。

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和当时坦途的形势，还不适于就地接收，我决定尽快离开这里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决定改坐火车。坦途这伙反动派还以为我们仍徒步返回白城子，他们就在镇东附近纠集土匪武装数百人，埋伏在大路两旁，企图一举消灭我们。当他们得知我们改坐了火车，又在镇东设下埋伏，想趁停车的机会袭击我们。因我们已有警觉，在镇东车站只停一分钟就起车了。这样，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，我带去的一连人安全地返回了白城子。

光复军疯狂反扑

1945年年末，国民党反动派扩大东北战火，抢占东北战略要地（主要是铁路沿线和大城市），气焰十分嚣张；

地主土匪武装等国民党反动势力蠢蠢欲动，他们组织光复军、保安队，联合向我刚刚建立的民主政权进行疯狂反扑。白城一带的形势也随之恶化起来。

12月初，人民自卫军安广县独立团（在收编原维持会自卫团基础上扩建的）二营长毛贵生（原舍力维持会自卫团长）和三营长孟广才（伪警察署长）秘密进行策反，使独立团大部人员叛变。接着，他们与原安广县国民党部的书记长陈继哲相勾结，纠集安广四周的土匪，于12月1日早晨，攻进了安广县城，包围了我独立团的指挥部。由于守卫团部的警卫连队也随之叛变，指挥部遂被攻破。县委书记王超同志在突围时牺牲，团长刘玉堂同志负伤后被俘，副县长刘希平同志等三十多人也同时被俘。事件发生的第三天，驻前郭的苏联红军闻讯赶来，将刘玉堂、刘希平等同志救出，并护送到扶余程世清同志处。叛军、土匪占据安广后，即与长春的国民党挂上钩，成立了东北先遣军第十一纵队第一支队（后改光复军），毛贵生当了司令。

12月中旬，洮南的国民党分子李树藩、朱瑞、修广翰勾结大土匪葛凤岐（匪号“北侠”）、项海楼（匪号“草上飞”）、郑庆祥（匪号“全好”）、孙仙涛（匪号“打三省”）等十几个辮子，先后两次侵袭洮南。第一次是12月14日，数百匪徒从洮南北门打进城内，当天即被我军赶了出去。第二次是12月21日，有千余名土匪把守卫洮南的支队围住，经过激战，敌人攻破了洮南支队的防线，战场由城墙内外转至城内街道。这时洮南支队仍然英勇战斗，一直和敌人周旋了四、五天。12月24日，我带一部分队伍驰